

，不可說是沒有。然而論的義旨乃說，本無惑取之知，怎樣是不取呢？其道理沒有得到解釋。

謂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爲當唯照無相耶？爲當咸觀其變耶？

我們認爲：應當先作決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爲是應當唯照無相呢？爲是應當盡觀其變呢？

若觀其變，則異乎無相，若唯照無相，則無會可撫。

假使說觀其變，那末，不是無相了，假使說唯照無相，又有什麼應會而撫益呢？

既無會可撫，而有撫會之功，意有未悟，幸復誨之。

照無相則無可撫，既無會可撫，而有撫會之功，這意義我們尙未了解，望再賜以教誨。

這是第二疑。以應機度生是需有觀變之知，而觀變與照無相不同，照無相則不可能觀變撫會了。故要求解釋。

論云：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物無不是故，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

論中說：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而又說，物無不是故，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這也令人難解。

夫無當而物無不當，乃所以爲至當。無是而物無不是，乃所以爲真是。豈有真是而非是，至當而非當，而云：當而無當，是而無是耶？

無當而物無不當，以物無不當，是所以爲至當，無是而物無不是，以物無不是，是所以爲真是，而又說：當而無當，是而無是，豈有真是可以非是的，至當可以非當的？

若謂：至當非常當，真是非常是。此蓋悟惑之言本異耳。固論旨所以不明也。願復重喻以祛其惑矣。

假使說：至當不是一般的當，真是不一般的。這又即是悟與惑兩語根本不同之處了，就是我們對於論旨所不明的地方，希望重復加以解釋，祛除我們的疑惑。

這是第三疑，以真是不應非是，至當不應非當。若有真是至當，不同於一般的是和當，這又即是聖心凡心不同的問題了，是所不明白的。

總劉遺民所談三疑，皆由聞異乎人者神明，別求聖智而來。

論至日，即與遺法師詳省之。法師亦好相領得意，但標位似各有本，或當不必理盡同矣。

此論帶到的那天，即和遠法師共同詳細研究，法師也很好的相與領會。得其義意。但恐各自站在不同的本位上看問題，見仁見智成峯成嶺，或不必所得之理是盡同的。羅什宗實相，慧遠宗法性，實相與法性，二人所說，似一空一有不同。

頃兼以班諸有懷，屢有擊其節者，而恨不得與斯人同時也。

近亦每發給那些有志於道的人同看，他們看了，屢屢有讚賞不止的，而恨不得與作論的人共同在一起可以親聞妙道。

▲論主復書釋答

這是僧肇復劉遺民的信，解釋疑問以作答。

不面在昔，佇想用勞。慧明道人至，得去年十二月疏並問。披尋返復，欣若暫對。涼風屆節，頃常如何？貧道勞疾。多不佳耳，信南返，不悉。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答。

過去從來未曾見過面，爲了想念，站起來望得很疲勞。慧明道人

來此，得到你去年十二月所寫的信並問。披開來返覆尋讀，歡喜得好像暫時見面了。涼風吹來，時節已是秋天。近來日常生活如何？貧道時有疾病，身體不怎麼好。寫此信託帶回南方。不一具悉了。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答。

先作短簡，別再詳答。

服像雖殊，妙期不二，江山雖緬，理契即鄰。所以望途致想，虛襟有寄。

僧肇是出家人，劉遺民是在家人。然都爲佛弟子，所以說，服裝雖有不同，志在菩提妙道則無有二，江山雖然遠隔，志同道合。也即等於鄰居了。所以望望路途而起想。所懷的心念也寄去了。

君既遂嘉道之志，標越俗之美，獨恬事外，歡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嘗不遠喻林下之雅詠，高致悠然。清教未期，厚自保愛。

你遁世隱居的嘉志，既已得遂，超越塵俗，顯出高尚的美德，獨恬靜於人事紛紜之外，真是滿懷的歡樂，每一聽人談到你們的集會，我亦何嘗不遠想而領會到你們在林下的雅興吟咏，高人幽致，令人悠然神往，清談閒散，未能相期。惟望好好的自己保養珍重。

每因行李，數有承問。願彼山僧無恙，道俗通佳。

每次有便人來，常常承蒙你垂問，祝願你們山中僧衆身體健康，出家的在家的大家都好。

承遠法師之勝常，以爲欣慰。雖未清承，然服膺高軌，企佇之勤，爲日久矣。

承你告訴我，遠法師身體精神，日勝一日，很是歡喜，很是安慰，我雖未得淨心承教，然中心欽佩他崇高的模範，經常翹起脚跟

而望，已是很長遠了。

公以過順之年，湛氣彌厲，養徒幽巖，抱一冲谷，遐邇仰詠，何美如之！

遠公以超過六十以上的高年，神清氣爽，老而彌健，教養得衆，幽居深山，懷抱一真，凝神空谷，遠近都仰望讚歎，還有什麼更好能這樣呢！

每亦翹想一隅，懸庇霄岸，無由寫敬，致慨良深。

雖天各一方，每仰首想望，天地相懸，遠託福佑。無緣伸述敬意，慨歎良深。

君清對於終日，快有悟心之歡也。

你一天到晚清心相對，我慶快你有開悟心地的快樂。

即此大衆尋常，什法師如宜。

在此的大衆如常，什法師很好。

秦王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弘道是務。

秦王的道性，出於自然，天生之機，超越凡俗，他擁護三寶，猶如城塹。以弘揚佛法爲其事務。

由使異典勝僧，方遠而至，靈鷲之風，萃於茲土。

因此使珍貴的經典，高勝的僧衆，從很遠的地方而來，靈鷲山的風。聚會在此土了。

領公遠舉，乃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

請大乘禪師一人，三藏法師一人，毘婆沙法師二人。

支法領遠遊佛國，爲千載後代的人施設入佛的橋梁，從西域還，

取得大乘方等經爲中國所沒有的二百餘部。請來大乘禪師一人，佛陀跋陀羅，三藏法師一人，佛陀耶舍，毘婆沙法師二人，曇摩耶舍及曇摩掘多。

什法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

什法師在大石寺翻譯出新到的許多經典，佛法的寶藏，既甚深，又廣大，每天總有新的東西聽到。

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夙夜匪懈，豈豈肅肅，致可欣樂。

禪師在瓦官寺教授修習禪定之道，門下的徒弟數百人，日日夜夜，不懈怠的用功，和和睦睦，恭恭敬敬，真是很歡喜快樂。

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若觀初制。

三藏法師在寺中教授律藏，那幾條是根本戒，那幾條是枝末戒，詳詳細細，好像親眼看到佛當初制戒的情況。

毘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毘曇，胡本雖未及譯，時間中事，發言新奇。

毘婆沙法師於石羊寺講舍利弗阿毘曇，外國來的原本，雖未及翻譯，時時問問其中事，聽他所說的話，很是新奇，爲向所未聞。什法師主持翻譯經典，禪師教習禪定，三藏法師教授律藏，還有教授論藏的是小乘毘婆沙法師，所講的是舍利弗阿毘曇，也是小乘論，阿毘曇，義譯對法，卽論。

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恨不覩釋迦祇桓之集，餘復何恨，而慨不得與清勝君子同斯法集耳。

我此一生幸運，得蒙參預這樣的嘉會，逢到這樣盛大的教化。惟自惜未得見到當年釋迦在祇園等法會，更無其他可恨的事了。所

遺憾的是不得與各位清高超勝的君子共同參加此處的法集。

生上人頃在此，同止數年，至於言語之際，常相稱詠，中途還南，君得與相見。未更近問，惘悵何言。

生上人近來在此，同住數年，在談話的時候，他總是稱揚讚誦你們。他沒有繼續在此住下去，中途回到南方去了，你得和他相見。我們未能再接近問談，心中惘悵若失，挹悵不樂，還有什麼可說呢。

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詠，並得法師三昧詠及序。此作與寄旣高，辭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可謂游涉聖門，扣玄關之唱也。君與法師，當數有文集，因來何少？

曇威道人來，帶來你的念佛三昧詩，還有法師的三昧詩和序文，詩以寄興，這些作品，興寄旣高，文辭又清而婉，能作文章的人，相率稱頌爲佳品，真是已經游入聖人之門，以敲扣玄關所唱吟之詠，我想你和法師，當常有文集，爲什麼帶來這樣少呢？

什法師以午年出維摩經，貧道時預聽次，參承之暇，輒復條記成言，以爲注解，辭雖不文，然義承有本，今因信持一本往南。君閑詳，試可取看。

什法師在弘始八年丙午，譯出維摩詰經。我當時參預聽衆之列。在參預承受的空暇，經常復一條一條記錄法師所講的話，用以作爲注解，雖寫得不文雅，然意義的來源都有根據的。今因寄信之便，託帶一本到南方，你是精於文，詳於理的，試可取之看看。

僧肇以讀舊譯維摩經而信佛發心出家，羅什重譯維摩詰經，這當然是僧肇最關心歡喜的事了，所以他不但參聽承受，還要條記成言以爲注解，並以抄示同好之友。維摩詰經肇注，今存。

(下轉第19頁)

的科學突破發現與太空宇宙認識，則尙屬疑問！可能仍然停留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吧？

種種嚴厲的抨擊，都不能改變我對佛教的信仰和我立心從科學闡釋佛理的衷願。這是要感謝家慈張鳳儀女士的！她所受正式學校教育無多，初中而已。但是她不斷自修，她每天讀佛經，看佛論，閱讀各種知識刊物，陪同我觀看西方主要國家的電視科學新知節目。她瞭解我的論文，她不斷地教我不計毀譽、勿怯勿退；她時常鼓勵我勤學精進，追尋佛學與科學、哲學三方面的交叉真理；她鼓勵我將這些論文繼續寫下去。佛恩與母恩都如此深厚，我是多麼幸運啊！也多麼感激啊！當然，我會一直向著這個方向摸索前進的，我將會寫作更多的從科學角度探討求證佛理與宇宙真理的這一類型的論文。

天華出版公司董事長李雲鵬先生及夫人，對我的鼓勵也很大。這種論文集子，不可能成爲熱門暢銷書。可是李先生及李夫人不計成敗，不以牟利爲目的，不惜鉅資發心來出版發行這本論文集。這也是我所深深感激的！天華公司同仁們十分細心地爲拙稿校對多達十餘次，爲我查對佛經及國內科學資料，校正錯字，種種辛勞，也是我心深銘感的。

讓我再覆述一次：佛學並不等於科學，科學的發現也不等於佛學。但是，從認識科學的新知入手，的確可以更容易深入瞭解佛學與佛理。佛學與科學有相通，也有可以互相印證的真理。用科學來印證佛學，在我認爲是一種學習佛理與科學兩得其便的途徑，我個人在這樣的研究中獲益不少。

佛學、科學、哲學三者都是尋求宇宙真理的學問，都是相通的，互相補益的。沒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尊此抑彼，更沒有理由執此排彼。

在這三方面，我的知識都仍是太淺陋的，現在先嘗試做科學與佛學的印證。做這樣的比較研究，確實是力有未逮，只是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學者致力於深入的研究，以揭開宇宙的真理，更有益於修行及邁向崇高昇華的理想目標。

（上接第23頁「肇論淺釋」）

來問婉切，難爲郢人。

你的來問，辭甚婉，義甚切，這可使我好像郢人一樣的爲難了。莊子有說：有一郢人以白粉污在鼻端，污點很微細，若蠅翼，使匠人拿了斧劈去這污點，匠人拿斧劈去，呼呼有風聲，郢人聽他劈，粉污劈去了，鼻子沒有傷，這郢人站着面不改容，這郢人和匠人都是很難爲的啊！

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必乖趣，云云不已，竟何所辨，聊以狂言，示酬來旨耳。

僧肇很自謙的說：我的思想很粗淺，沒有深入精微，又是不善於用筆寫文以達意。況且最高至極的道理，是無言語可說明的，任你怎樣說，說出來總有乖於義趣，說啊說啊說得不停，終究有什麼可以辨明呢？姑且用些不很確當的話，表示表示以酬答你的來意吧。

疏云：稱聖心冥寂，理極同無。雖處有名之中，而還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

你的來書說：所說聖心冥符寂滅。道理至極，即同於無，所以雖處在有名的事物之中，也還與無名同，這理極同無的道理，太深奧了，固是一般人所攪不清的。

以此爲懷，自可忘言內得，取定方寸，復可足以人情之所異，而求聖心之異乎？

僧肇說：你既知如此，即可以此懷在心中，從此自可忘其言象之表，而內得其意，使方寸之中，取得決定。還有什麼因各人情見的種種不同，而謂求聖心有不同呢？

方寸即心，古人以精神的心，處在肉團心中，故精神心與肉團心同名爲心，肉團心在胸中的地方只方寸，故以方寸指心。此是僧肇總答，意謂知理極同無，即可於此忘言內得，何求聖心之異，以聖心不同於凡心，故說聖心有異，若求聖心之異，又是執有，而非理極同無了。

（未完）